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醒世姻緣傳  
第八十八回 薛素姐送回明水 呂廚子配死高郵

狠命追船急若梭，追著意待如何？神靈不憤起風波，托身附話，作怪興魔，被拐一雙騾。 便宜得處莫誇多，逆旅揚州雉入羅。歪心猶自不消磨，告官下毒，重犯金科，牢洞把屍拖。

——右調《青玉案》

薛素姐住在尼姑庵內，把那罵公婆打漢子的惡性都收藏沒有用處。韋美按日供柴，計時送米；恐怕吃了禿老婆的小菜，還不時送錢買辦。素姐吃了韋美家的茶飯，卻與老姑子漿洗衣裳，與小姑子製造僧履，淘米做飯，洗碗擦鍋，好生勤力。只說做和尚的個個貪狠，原來這做姑子的人，沒了兩根頭髮，那貪婪狠毒，便也與和尚一般。這個庵裡的老尼，從天上掉下這個女人，吃了別人的飯，安安靜靜倒心伏計的與你做活，卻該十分慶幸才是。他卻要師徒幾個都指靠了素姐身上，要韋美供備米糧，自家的米缸豆甕，整日開也不開。起先送來的米一斗可吃八日，漸至鬥米只吃了三日。韋美也略略查考，老尼道：「這位女善人，起初時節，想也是心緒不佳，吃飯不動；如今漸漸的懷抱開了，吃了不飽，飽了就饑。韋施主，你為人為徹，這也是收束不住的事了。」

依了韋美的念頭，有錢的人家，多費了幾斗米，倒也不放在心上，禁不得那渾家日逐在耳邊咕咕咕咕，疑起心來。更兼韋美沿地裡打聽那呂祥的蹤跡，沒有下落。走到姑子庵內，對素姐說道：「你在此住了這將近兩月，拐騾的又尋找不著，天氣又將冬至數九的時候，你家下又沒有尋到這邊。我要備些路費，差個女人送你回去，不知你心下如何？」素姐道：「若肯送我回去，又著個女人作伴，感恩非淺！我身邊還有帶得盤纏，算起來也還夠到得家裡，只仰仗差人僱頭口便好。」

老尼道：「你家中又沒了公婆，丈夫又見在遠處做官，瞎子迷了路，你在家中也是閒。這等寒冷天氣，男子人腳下纏了七八尺的裹腳，絨襪，棉鞋，羊皮外套，還冷得象『良姜』一般靴底厚的臉皮，還要帶上個棉罩，呵的口氣，結成大的琉璃。你吹彈得破的薄臉，不足三寸的金蓮，你禁得這般挫折？下在店家，板門指寬的大縫，窗楞紙也不糊，或是冷炕，或是冰牀，你帶的鋪蓋又不甚溫厚，你受得這般苦惱？依我好勸，只是過了年，交了三月，你再回去不遲。飯食是不消計論，若韋施主供送不便，小庵中四方施主的齋供，也不少這女菩薩的一碗稀粥。」

韋美道：「我要送狄大娘回去，是完我一場的事，豈吝惜這吃的升斗之米？若說路上寒冷，這狄大娘您自己主意，我便不好強你。」素姐道：「思家心切，寒冷我也顧他不得。路上辛苦，到底是免不得的。丈夫雖不在家，尚有家事用人料理。韋恩人，你還做主送我回去。」韋美道：「既是主意已定，我連忙收拾打點便是。」

老尼見留素姐不住，年節即來，沒有了人做活，沒有供米，好生不喜，背地仍十分苦留。說天冷唬他不住，又說路上滿路的響馬，劫了行李還要吃人，女人年少標緻的捉去壓寨，醜老的或是殺了煮吃，或是拿去做活受苦，大約都是此等話頭。幸得素姐狠似響馬的人，那裡還怕甚麼響馬，一心只是回家。韋美買了一個被套做了一副細布鋪陳，做了棉褲、棉襖、背心、布裙之類，農隙之際，將自己的空閒頭口撥了兩個，差了一個覓漢宋一成，僱了一個伴婆隋氏，當日家裡辦了一桌葷素酒菜，請素姐同老尼到家送行起身。

原來這韋美的娘子，是一個絕色的佳人，平素極愛潔淨。見了素姐少了個鼻子，扭黑的兩個大窟窿，身子陪坐，把個頭別轉一邊，就是低了不看。勉強陪了一會，止不住往外飛跑。剛到門，呼的一聲，嘔吐了一地，頭眩噁心不住。扶進臥房睡下。素姐吃完起身，韋美的娘子也不曾出送，止有韋美合老尼送上頭口。風餐水宿，不日到了明水。一路平安，無有話說。

只是素姐那日自家中起身，並不曾說與一個人知道。住房的人，只見呂祥回家，當時不多一會，素姐和呂祥都不知去向，遙地裡被人無所不猜，再沒有想到是趕狄希陳的船隻。龍氏家中求神問卜，抽籤打卦。薛如卞弟兄兩個，又不肯四下出招子找尋。每日娘兒們家反宅亂。

那日素姐忽然到了家，跟著宋一成伴婆隋氏，衣裳不整，面帶風塵，腳沾黃土。龍氏聽見素姐回家，飛風跑來相抱而哭，方知道是趕船不上，呂祥拐了騾，將身流落尼庵，幸得遇著好人，差人送回。家內著實款待那宋一成合隋氏，留住了三四日，每人與了二兩盤纏，又每人是二兩犒賞。軋了一百斤綿絨，四匹自織綿綢，四十根大花布手巾，著了一個覓漢鮑恩，回去謝韋美看顧。素姐回到家中，兩腳喘了實地，刻刻時時，心心念念，算計不出個法來把狄希陳拉到面前，口咬牙撕一頓，泄泄他的恨氣。

再說呂祥自從那日撇下素姐，憑他在戲場上與河神作鬧，他且回到店家吃的酒醉飯飽，屁股騎著坐騾，手裡牽著看騾，一直徑到揚州城裡，尋了店家宿下。說他是個販騾馬的客人，趕了一群騾馬，約有三十匹頭口，來到離淮安三十里外，撞見山上的一伙大王，盡行劫去，被他苦死央及，揀了三頭不濟的騾子還他。因沒盤費，在淮安金龍大王廟裡賣掉了一頭騾騾，今只剩得兩個，要尋主顧發脫。連住了幾日，因他說得價錢不對，凡來看的，都講不上來，去了。

一日，這呂祥合該晦氣，淮安府軍廳裡人，來了兩個下關子的公差，同了一個下處，見了兩個牙行，領了兩個人看騾，呂祥在傍說價。一個六歲口的黑騾騾，說了五十兩銀；一個八歲口的黃兒騾，說了二十五兩。那經紀把呂祥看了兩眼，說道：「這騾情管不是你的；不然，你怎麼說的都是沒捫的價錢？」那兩個差人也在傍邊觀看，問說：「你這位客人，是何方人氏，來此賣騾？」呂祥道：「我是山東兗州府人，姓吳，久慣販頭口生理。這淮揚一帶，我一年十二個月倒有十個月住在這裡。」差人道：「你說淮揚是你久住之地，總漕軍門前衙門是在那廂？漂母祠韓信的釣台、瓊花樓、迷樓、竹西亭都在甚麼所在？」

呂祥道：「你真是個沒趣的朋友！你們是閒人，到處裡遊山問水的頑耍。俺只做生意的人，『針頭削鐵』，有閒空工夫？吃著主人家的貴飯，住著主人家貴房，放著生意不做，且去上甚麼釣台，游甚麼迷樓去？」差人道：「你說久在淮揚，咱且不要題那淮安，你且說你揚州的舊主人家是誰？」呂祥道：「這就是我的熟主人家。」差人問那主人，店家也只得含糊答應。差人道：「你這主人家，別要把禍攬在身上。這人不巧。」呂祥罵道：「賤瞎眼的狗頭！我那裡放著不巧？我不巧，我偷你娘的扶來了！」差人道：「你那裡放著不巧？一似在淮安府金龍大王廟做過不巧來。你是跟那瞎一個眼少鼻子婦人的人，那婦人被金龍大王附在身上，你乘空拐了騾子逃在這裡，你還強嘴？」

呂祥聽見這話，恨不得再生出幾個口來合人折辨。怎禁的賊人膽虛，一雙眼先不肯與他做主，■毛■稍稍，七大八小起來。其次那臉上顏色，又不合他一心，一會紅，一會白，一會焦黃將去。再其次他那舌頭，又不與他一溜，攪黏住了，分辨不出一句爽快話來。差人道：「你那瞎眼的婦人如今現在尼姑庵內住著，告了狀，四散拿你。我們兩個正是淮安軍捕衙門的番當，緝了你這兩多個月，你卻逃在這裡！」腰裡掏出麻繩，登時把呂祥五花綁起，要帶去空廟裡拷打，哄動了滿街人。

地方巡視人役傳佈了，本處的番手走來店內，見淮安差人將呂祥捆綁，問道：「你二位是何衙門的差役，緝到這裡？」淮安差人道：「只是跟一個山東婦人來的。那日金龍大王廟裡有人還願，那婦人在廟燒紙，站住了看戲，被大王附在身上，在那裡鬧場。他回到下處，把那婦人的行李騾子拐帶來了。那婦人幸得遇了個好人，送在個尼姑庵裡寄住，告了狀，正在嚴限緝拿，他卻躲在此處。」揚州捕快道：「二位取出海捕的批文來看。」淮安差人道：「批文留在家裡，不曾帶來。」揚州捕快道：「你既沒批文，怎就擅拿平人做賊？這是假充公差！拿繩來吊起！」

那呂祥跪在那揚州差人的面前，哭道：「二位爺爺就是我的救命星君！不是二位爺爺作主，我這孤身單客，有冤何處去訴！」揚州差人道：「你且消停，我方略了這兩個，再與你說話。」一邊取出鐵索，要拴那兩個公差。淮安差人道：「我奉淮安軍捕衙門來揚州府關子關人，你敢鎖我！你後日再不必到我淮安！我約同了合衙門兄弟，你們但有到那裡的，見一個打一個，見十個打十個！」揚州差人道：「你的公文下了不曾？有甚麼船票麼？」淮安差人取出船票來看，說：「關文已經投過，單等領人。」揚州差

人道：「原來真是公門兄弟，我們實是不知，千萬恕罪！二位老兄此來原是下關，沒有領批拿賊。既是我們地方緝獲，讓我們拿他罷，二位兄回去，只在淮安本衙門，也混沒不得二位老兄的功績。我們同去拷問他便是。」帶了呂祥，拴了店主人，牽了兩頭驢子，都到一座空廟裡邊。

呂祥還待支吾強辨，揚州番役把呂祥的衣服剝脫乾淨，餛飩捆起，一根繩拴在樹的半中腰裡，鐵棍皮鞭，諸刑咸備，不忍細說。打了個不數。這呂祥只得把那跟狄希陳到京聽選，惱恨不與他全灶為妻，挑唆素姐趕船，被河神附在身上，乘空拐驢逃走，一招得明白。帶去江都縣見捕官，夾打了一頓，錄了口詞，呈在堂上，又夾打了一頓，將驢子發在馬廄寄喂。呂祥送監，關行繡江縣查問，查得呂祥招承的說話，一些也不差，回了關文。江都縣將呂祥取出監來畫供，問了三年刺配，呈詳本府，轉詳解道。那每處夾打，說也慘人，不必煩瑣。允了詳，定發高郵州孟城驛擺站。詳下本縣，叫了樂工，把呂祥那左小臂上大大深深的刺了兩個「竊盜」字樣，起了文書，抄了招稿，打了二十個送行竹板，僉了長解，押發前行，交付了驛官，打發到驛的收管。

原來這徒夫新到了驛裡，先送了驛書驛卒牢頭禁卒常例，這下邊先通了關節，然後才送那驛官的舊例。禮送得厚的，連那殺威棒也可以不打，連那鐵索也可以不帶，連那冷飯也可以不討，任他賃房居住，出入自由，還可告了假回家走動。遇著查盤官點閱，驛丞僱了人替他代點。這是第一等的囚徒。若是常例不缺，驛丞的舊例不少，只是那為數不多，又沒有甚麼勢要的書啟相托，這便些微打幾下接風棍棒，上了鐵索，許他總網巾，打傘絡，討飯餬口。這是第二等的囚徒。若是年少精壯，膂力剛強，拈的輕，掇的重，拖得壞，打得牆，狠命的當一個短工覓漢，與那驛丞做活，這也還不十分叫他受苦。這是那第三等的囚徒。若是那一些禮物不送，又沒有甚麼青目書禮相托，又不曾替驛丞做甚麼重大的活，這是不消說起，起初見面定是足足的三十個殺威大板，發在那黑暗的地獄裡邊，飯不許你討碗吃在肚裡，要死了伶俐，閻王偏生不來拘；要逃了出去，先不曾學得甚麼土遁水遁的神通。真是與鬼不差，與人相異！這是那第四第五第六等的囚徒。

這呂祥先在京師，凡是替狄希陳買辦東西，狠命克落。喜得狄希陳不大會得算帳，兩三年裡邊，他也「鐘徐丘」了好幾兩銀。但這樣人得了這樣利，原得不難，看得也便容易，這手過來，那手撒去，也不大有甚麼攢積。就是狄希陳臨行，他雖然挾制預支了六兩工食，做了三兩多的衣服，剩下的，在京裡住了一個多月；又算回家，狄希陳怕他唆撥，必定仍還與他銀子，所以都一湯的大鋪大騰地用了。來到家就跟了素姐趕船。素姐乖滑，將那大塊多的銀子，扁在自己腰間，不過將那日逐使的那零星銀子，交他使用。及至到了淮安，所餘也是有數的。到了揚州，指了兩個驢，算計要賣許多銀兩，主人家只管賒與他飲吃。後來犯事到官，腰裡也還有七八錢銀未使，被應捕搜得去了，兩個驢子變價入官了。在監裡的時候，討那囚犯們的殘湯鹵醋救飯充饑，僅不得死。發配在路，長解耽著干係，怕他死了，討不得收管，煞要費事，只得每日些微買碗粥湯叫他挨命。交付了驛官，他卻再那裡有個板滓送甚麼常例？打的那棒瘡爛見了骨頭，要討個銅錢買個膏藥，也是可憐見沒有的！這不消說得，穩穩的是第六等囚徒，就是這呂祥一個。

你說沒有錢使，又沒有分上，或者小心下氣些兒，也還有人可憐你。他卻矮著一葫■霸子毛尾，多梭的一雙眼睛，不可人意的一副歪臉，他眼裡還沒有那個驛丞。那驛丞問道：「據那抄來的招上，你也就是極可惡的人。這是真也不真？」呂祥道：「我知道麼？說我是真就是真，說不真就不真。」驛丞道：「你這話是我的麼？」呂祥道：「我這話兒，在北京城裡不知答應多少大老爺們哩，偏老爺你又嫌我答應的不好哩！」驛丞道：「京裡大老爺們依你這們答應，我官兒小，偏不依你這們答應！真就說真，說不真就說不真，你待說不說的呢？拿下去，使大板子著實打！」呂祥道：「老爺且別打，遲了甚麼來？」驛丞道：「快些打了罷！我性子急，慢甚麼慢！」呂祥道：「只怕打了揭不下來呀！」驛丞道：「揭不下來，叫他爛在腿上！」不由他調嘴，尖尖的三十大敲，敲來敲去，敲的個呂祥的嘴稀軟不硬叫老爺，口裡屎滾尿流。打完，叫人拖在重囚牢裡，白日加靠，夜晚上匣，不許鬆放。

他對那些牢頭禁子說道：「我也不是無名少姓，我也不是真正偷驢。龍圖閣大學士呂蒙正是我的大爺，姪兒是舉人。我家裡也有二三千金的產業。只是這一時『龍游淺水遭蝦戲，虎落深坑被犬欺』！你只留我口氣兒，你們的便宜。我昨日遇著俺家裡人往淮上賣麵的，捎信到家去了，待不的一個月，情管就有人來。那時我有恩的報恩，有仇的報仇。喜歡也在你們，後悔也在你們！」

說得那驛卒們欲信不可，不信不能，背後說道：「天下事都不可知，看他在本官面前大意拉拉的，一定是有些根基的物件。萬一叫他死了，官的嘴翻來覆去，有甚麼正經，沒人的說話便罷，有人說話，往我們身上一推。告狀要起人來，這也不同小可！他既說家裡人到，有恩的報恩，我們遭著這樣的刁惡的人，也不消十分的拘禁，輪流的每日給他幾碗吃，等到一月兩月沒有人來，再做話說。」所以呂祥雖是被驛丞打了三十，倒也不受以下人的大虧。

但這些禁卒怎的每日供他的飯食，做好做歹的在驛丞面前週旋，將他上了鎖，腳上帶了腳鐐，放他出街討飯。他這個傲氣，別人討兩碗，偏他一碗也討不出來，常是一兩日水米不得沾牙。兼之低心慳賴，在那同鎖的囚徒裡面，一味咬群，眾人合了一股，大家作賤。若不是有個救星，這個狗命，料想也是難逃。誰想這等歪人，遭了這等顛沛，他那死期不到，自然鑽出一個救命老官。

舊驛丞推升了揚州府的倉官，新來的驛丞姓李，山東濱州人，擇了吉日，一般也出了張條紅紙到任的啟示，升堂畫卯，頭一班一個驛書參見，第二班幾個馬夫，第三班就是徒夫。眾徒夫磕過一頭，呂祥又另自磕頭。李驛丞問道：「這個徒夫，係我山東人說話。」呂祥道：「小的是濟南府繡江縣人。」李驛丞道：「原來是同府的人。你犯了什麼事，問這裡徒罪？」呂祥沒的回話。眾徒夫說道：「他來這裡做賊，刺了字，所以問的是這裡徒夫。」李驛丞道：「為犯別事還可，這刺字的賊徒，可容不得情！」呂祥道：「小的雖是刺字，通是屈情，那裡有點實情氣兒？小的是個數一數二的廚子，覓給明水狄監生家裡做活。狄監生選了四川成都府經歷，先來家裡祭祖，留下小的在京裡領憑。小的領了憑回來，狄監生等不的，去了，把小的行李工錢俱沒留下。狄監生的娘子合小的往前趕船，趕到淮安沒趕上，沒的小的的工錢行李不要麼？趕了他兩個驢，還沒得賣出去，叫揚州府的番子手拿住，屈打成招，說我是賊。爺詳情，這就是賊嗎？」李驛丞笑道：「這是拐帶，那是甚麼賊。你且去，看我有處。」眾人帶著鎖，依舊討飯去了。

這李驛丞單身上任，不曾帶得家小，止跟著兩個家人，緊到年跟底下，把一個會做飯上廚的家人病倒，那高郵孟城驛的驛丞，雖是散曹，頗有交際，新年有來拜節的客，多有該留他坐的，卒急尋不著個會上灶的。這呂祥乘這個機會，便做了毛遂官人，對了那一個不病的家人說道：「聞說那一位管家極能做菜，如今有了貴恙，沒人服侍老爺。我在下不才，這把刀的手段，也沒有人比下我去的。我不惟會做飯，我且能會擺酒。我不止於會擺酒，凡一應這些拖爐油炸，我無所不會，李爺何不將我開了鎖鐐，把我當一個內裡人使喚？本鄉本土的人，不勝似使這邊的生頭？你若是說得李爺依了，凡廚下頭一分好東西，我先敬了你，其次才孝敬李爺。」

家人應允，來對李驛丞說了。李驛丞道：「他前日自己說是個數一數二的有名的廚子，我也想著要用他；我但見他賊模賊樣，是個兇惡不好的人，我所以不曾言語。」家人道：「他是咱同府的人，隔咱不足一百多路，他敢半點欺心，我趕到他家火底下，拿了那驢合他娘！咱如今年下見沒人指使，怕他怎麼？放他出來，叫他洗括洗括，當鋪裡查件舊棉襖舊棉褲叫他穿上，再買頂帽子，買雙鞋給他。」驛丞道：「沒見他怎麼等的，這先使兩數多銀子哩。」家人道：「他要好，叫他穿著替咱做活，他要可惡不老實，呼頓板子，給他剝了衣裳，還叫他去當那徒夫。他說會炸果子，這年下正愁沒甚麼給人送秋風禮哩，這烏菱、荸薺、柑橘之類，都是他這裡有的，咱炸些咱家裡的東西送人，人看著希罕。」李驛丞道：「也罷。你合他說妥著，講開一年給他兩數銀子制衣裳，這眼下給他紮括的衣帽算上錢。」家人將言都對呂祥說了，呂祥喜不自勝。即時叫人替他開了鎖鐐，跟著家人見了李驛丞，又將前後的言語申說了一遍。許他一年給他一兩二錢工食，呂祥也不敢爭競。果然與他從頭至尾換了衣帽鞋襪，專在廚房做飯。新年媳婦，也未免有三日之勤。

將次到了十二月中旬天氣，李驛丞要叫他炸果送禮。開單秤的香油、糖蜜、芝麻、白面，各色材料俱全。定了十二月十六日開

手。他果然做了七八樣的果品，雖也不是那上等精緻的東西，也都還搪塞得過。與人送禮，自家擺桌，「老婆當軍」，充數而已。到了年下，叫李驛丞開了一個大半單，買了許多雞、魚、藕、筍、腐皮、麵筋之類，一頓割切起來，把菠菜搗爛擠出汁來，染的綠豆腐皮，紅曲染紅豆腐皮，靛花染藍豆腐，棉胭脂染粉紅豆腐皮，雞蛋攤的黃煎餅，做的假肉，假雞，假豬腸，假牌骨、假雞蛋，假鵝頭，弄了許多蹊蹺古怪的物件。那個李驛丞生在濱州滌窪地面，又住在窮鄉遠村的所在，乍見了這等奇怪的東西，不呵叱他一頓，逼他丟掉一邊，倒著實的稱起他好來。把個呂祥喜得就如做了幾篇得意的文字一樣，滿臉帶著那笑。

正月新年有來拜節的客人，多有不必留坐的，這李驛丞因要賣弄他的希奇食品，狠了命款留。那高郵的人物，生在一個今古繁華所在，又是河路馬頭，不知見過了多少食麵，一乍見了這個奇物，筷子也不敢近他一近。李驛丞又再三的話讓，說是他家的小價的妙手。呂祥見李驛丞作興他的手段，便就十分作起勢來。天是「王大」，你就做了「王二」，把兩個正經管家，反倒欺侮起來，開口就罵，行動就嚷，說管家是個真奴才，他是央倩的人客。那年揚州荒旱，米是極貴的價錢，他成門的趨起盆頭米來換酒換肉，日逐受用，只瞞得一個李驛丞不知。家人外邊得點甚麼常例，他喬做家公，挾制了要去分使。

高郵州的吏目，斂解錢糧上京，缺官巡捕，這孟城驛的舊驛丞姓陳，雖升了大使，不曾到任，候缺空閒。府堂上求了戲子分上，替他討來高郵代捕。到任以後，吏目驛丞，原也不相上下，可以交際往來。又兼陳大使原是這驛裡的舊令尹，所以李驛丞合他相處，下帖請他，叫呂祥用心做菜，不可苟簡。這呂祥心懷不善，記恨初來時節被他三十板之仇，想要乘機報復，偷空出去買了幾錢砒霜，凡是陳驛丞的湯飯之內，都加了砒霜細末。幸得不甚多，不致暴發。待了片時，陳驛丞肚內漸漸發作起來，起初潰亂，後來攪痛，只得辭席回去。李驛丞見他病勢兇惡，也就不敢固留。

陳驛丞到得衙內，唇口發青，十指扭黑，知是中了毒藥。喜得名勝之地，多有良醫，請人來診視脈息，知是中了砒霜毒，即時殺了活羊，取了熱血灌下，又絞糞清灌去，方才吐出惡物，幸得不死。陳驛丞疑是李驛丞要謀他的巡捕，所以下此毒手。病了幾日起來，州堂上遞了呈子，指名呈李驛丞，說他謀害人命。州官准了呈子，差人拘審。李驛丞指天畫地，血灑灑的發咒。陳驛丞道：「我與你同桌而坐，同器而食，如何偏我中毒？這不是你的手腳，更是何人？」州官問道：「那日酒肴，是甚麼人擺的？」這李驛丞忽然想悟，稟道：「實稟老爺：驛丞的兩個家人，那個會上灶的家人病倒，沒有做飯，徒夫中一個呂祥，原是個廚子，又是驛丞同府的人，是呂祥做的。」陳驛丞道：「據了此說，便與李驛丞無干。這呂祥配發到驛，大使因他是個兇惡賊徒，照例打了他三十板。定是他懷恨報仇。」

州官拔了一枝籤，差人即時將呂祥拿到。他也自知事不可掩，臉都沒了人色。州官問說：「藥陳驛丞的毒藥是誰下的？」呂祥平素刁佞，到這時，也便支吾不來。套上夾棍，不上五六十敲，從頭至尾，招得與陳驛丞所說的半點不差。夾棍上又敲了一百，重責了四十大板，發驛再徒三年。將李驛丞問了一分米，因他不應擅役徒夫。李驛丞也就從此絕了照管。呂祥將養好了，仍舊帶了鎖鑰，街上討飯。恨李驛丞捻他出來，對人面前發恨，稱言務要報仇。

一日，淮安府推官查盤按臨，審錄囚犯，點到呂祥跟前。呂祥稟說：「李驛丞賣法縱徒，僱他上灶做飯，講過每年十二兩工食，欠下不與，因要工錢觸怒，以此晝夜凌虐，命在須臾。」李驛丞站在傍邊，等他稟完了話，過去跪下，把從前這以往的實話，對查盤官稟了個明白。推官大怒，吩咐：「這等惡人，還要留他在世？驛官，帶出去自己處死，不消回話！」驛官謝了推官，領他到驛，發在牢內，禁住人不許與他飯吃。他還想那起初有人輪流管他吃用，不以為意，佯長跟了獄。誰知此番奉了推官意旨，又兼他惡貫滿盈，閻王催符來至，禁不得三四日，斷了茶水，把一條絕歪的狗命，頃刻嗚呼。報了州官，將屍從牢洞裡拖將出去，拉到萬人坑邊，豬拖狗嚼，蠅蚋咕嘍。這是那作惡的下場，完了個畜生的話本。再有別人，另看下回結束。